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五

記十一首

塗嶺南窩記

蕪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為象峯峯之東又里許為寶澗澗之南二百步則為塗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既即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澗乃曰吾於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奉遺體將六十年于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為子孫耶於是又即塗嶺而經營之既成坡壠聯屬于前水泉潏澗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密也因名曰塗嶺南窩而屬予記之蓋既久始克以復君初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清時感激



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蓋嘗上疏論大臣在景泰時事
上命鞠于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為救解言林某所以不
可罪者 上亦察其意在 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
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為盛
事君既出提畿內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
家踰十年吏部復彊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漕奏公往理
出 國門未遠復即條數事馳奏人益為公危之不自卹也蓋
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凜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實以
病求去而不可留矣或謂君以孤童自樹立不思保其身以延
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 上保
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 朝廷矣柰家門何及此顧區
區為塗領之藏竊疑其所以為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人未有不死者死固為得其死況公
固有言責而非犯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
君子且榮之豈徒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為有子也有孫也孝
固莫大於此然此豈為人臣為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既幸
其身之能保乃為此南窗者百歲之後斂手足形體附先人之
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願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
而不終辭南窗之前有田若干畝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
名果若干株嘉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
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傳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無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之先在宋忠公
以直諫聞天下其兄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間

皆有厚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即所居之
堂名曰承慶而謁予以記請既久始克為之夫所謂家國天下
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立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
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三十世而止或一二世而止則固係
其仁厚彊暴之不同耳今夫民庶之處鄉曲武斷豪奪以立其
家者倏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碩大蕃昌顯榮久遠
魁然為郡邑之望者豈無自而致嘗考其先鮮有不以仁厚立
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為子孫地然天道自不容釋之觀
于鄒氏是已佑之以是名堂其知所自者哉然吾聞佑之已承
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享復欲遺其慶於後人故其壯時濟貧
拯困已汲汲如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蹟不至城府悉以
田業委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為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

窮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於耕耨至穫而食則安且樂矣然
食焉而不知儲其穀種以為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
佑之善治田其必知此聊以是譬之

榮感堂記

今世以進士為榮榮之者何蓋進士 天子之所親策問而
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已著則又進之階頒之 綸音以
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 恩典及之人尤以為榮雖
然其人幸而父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喜也不幸而父母亡
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大夫知金華府盱眙陳公德
脩作堂於其邑之私第題曰榮感意蓋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
生數歲而先母見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
棄諸孤不及見矣既而其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尋陞

冒外郎每三歲考最輒蒙 恩贈先君如某官先母由安人至
宜人一皆如制及其再陞郎中調武選遂出守名郡得厚祿而
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此吾堂之所以名
也願有以記之予視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
如蓼莪之詩言之詳且切者蓋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
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
因得于其外而益動于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始以名其
堂也與蓋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邛陳氏榮鄉亭記竊歎其文
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為其鄉之榮而誇
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內居郎署而為六卿之屬外守
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于什邛之人數倍不以為誇而反
以為恨於是賢於人遠矣公為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

曰大章益好文繼取甲科鄉人相傳以為盛事而公終不以為
誇也

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為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
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于嶽廟金源時遂為廟併元
改建于嶽麓已而復為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于州學而
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
胡君瑄白于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
風化甚重慨然奏請于 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
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為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公擇
地得于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
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既成胡君乃

以書來請記于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祖徠則生於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實執弟子禮事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為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為人所傳播常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益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末然為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為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

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兩先生而魯為所寓所產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於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己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朝廷尊崇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云

華氏粹畧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閱之歎曰颯颯乎何一家文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此矣蓋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

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於文詞乎何貴貞婦為元
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為陳氏之孤幼武而當時
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于公文傳翰林學士黃公潛參知政
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潮儒學提舉
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幼武四傳為思濟益念先德思所以表
揚之而當時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大理少卿沈公
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詢武功伯徐公有貞其
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實與華氏並傳於大江之南思
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顧其間
貞節春草嘗失之他氏而復焉者於是守方之孫璧字允章者
為之懼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蓋予亦
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為奇玩然於其家
世淡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借有之或其事
不足重亦惟為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
則允登是堂發其遺墨而覽之者不惟見允章之賢而貞婦孝
子之為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
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于宋入 國朝有諱禮者事 太祖高皇帝
為戶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沒于京師舉族謫戍邊徼
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 詔下其兄子轅始自戍所
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轅子震字廷威者更奮于學遂登進
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涉歷郡縣歸老子家子旦能讀
其書繼舉于鄉而莫氏之名復振旦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

世不忘于懷益侍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中書孟舉寔爲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歲久蕪廢予當葺之乃悉以其尊人所置田廬讓其弟吳將於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叙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旣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栗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寔有之夫綺川爲山水之會其勝處過於東村者無限必於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產猶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爲哉景周自爲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

贈者不紀書此東村去吾家二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予將卜居與景周爲東西隣異時扁舟及門當取文穆田園襟興詩細和之以爲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夸者待其身甚美自以爲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蓋非甘爲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已之惡歛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爲悍石則真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爲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焉毛君貞甫自爲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材之顧其意未嘗一自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爲號及是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爲材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

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於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為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寮案資其德而已 朝廷以留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 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蓋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為夸若可缺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資之有不可缺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官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連數郡有巡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實以治財賦為急也

蓋其事甚重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既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大率又出什四五以備蓄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禾始登里胥徵歛日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霜之變則家無宿儲惟屋廬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霜一歲之災也其賦或可以例免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亡而賦獨存又誰為之免者故民指為子孫無窮之害曰吾寧遇災也蓋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三郡為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鵝湖焉周可三十里湖之北有蕩田三其曰清蕩故嘗築塘捍水自永樂乙酉大雨塘壞而湖決田之為巨浸者凡五百畝有奇顧皆 國初没入于官者其賦視他為重民破產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甫敦樸謹厚人也數為代償嘗自計曰此瀆其

可久乎昔者周文襄公行縣至固憂及乎此具疏言于朝始
許民墾草田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
之於是視上福梅李懷仁三鄉得地如清蕩之數乃發粟二千
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舉利我也爭欣然而趨已而其地皆成良
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者始息嗟夫守方真善為義者哉
夫餒者人持斗粟與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
盡而復與之而復盡復能與之乎故其為惠也有時而窮是以
孟子謂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而謂徒扛輿梁成
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為此舉惜其老於田間隱
而不仕其澤止及於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夫子不識守方獨數
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甚於此因記之以遺其諸
子炯燧焮俾視之庶幾兄弟間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為家法

云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為廣信屬縣象山奇偉鄉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
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於世然人才之生非必
皆學於家必有聚而教之地則自宋慶曆以來而學已建元
季毀于兵當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為永樂
丙申以圯于大水乃自縣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陜隘者仍
徙于故址終焉逼瞰江流每春水暴漲嚙其隄而垣墉輒壞修
補之力視舊益多而人復以為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
邑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拓而新之不宜以改作自諉以右
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教諭陳玉振等白其事陳公固
有意於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遠經度之顧財物無

所出爰召境內富民諭以意指衆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
訓術李祥輩協力董其事然料財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乃成
化十八年之冬始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為師生講業之所當
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
已延見師生爭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於我乎視其址誠陜
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
吾始至猝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闕然于庭乃悉使
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為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二丈高八尺許
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是木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
越明年秋齋廬舍館門庭廊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
作禮殿兩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為江右學宮之首蓋其材
良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盡矣昔時廟學

庫陋兀所謂象山薌水之勝為民居障蔽不得效其奇偉深長
之觀及是真如踊躍奮迅而則兀游于是者又皆安而樂焉
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石即學宮之前築堤擇水曰
毋使圯而壞如昔時也功畢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
君之成終非特使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
可會也使人走京師求記於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
之不俟予言予獨恨於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於場屋
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於茲且數年德政之敷藹然流播
朝廷行將召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
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出
東陽宦族以名進士授今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
澗水西湖之勝其餘波匯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
才之生既盛而為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
癸卯以來陝洛大侵延及數郡許之人慄慄然甚危適無錫邵
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
施君煥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
田既屢孰農商交慶於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
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
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為東西相向規制狹
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頽圯殆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
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為四間步道相通戶
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

閣自是其學完美鍾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
濟而成之學正其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
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邊豆之
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今夫許
之為州既大其簿書寔煩其賦役獄訟寔重他人方汲汲為務
而何暇以學校為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
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蓋吾聞二君
屬時平康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日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
之行儒者為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
蓋又以士讀書止於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
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
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習其中

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
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於成化丙午某月畢於弘治
己酉某月明年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又從而釋一曰無適其義已盡矣未
子則合而釋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
說也敬之為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
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真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
而不知所以為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
瞽惑豈非持敬者之要哉益人處其身於萬事萬物之中膠膠
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而

歸于利欲之途者況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高以治人處繁以制
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泣事惟煩之病
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為號請予記
之公清謹劄正偉然今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為

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內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
守者專也故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
並言者蓋義以為用必敬以為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
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既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
己以安百姓言安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
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為此言則公非有
所自得其能為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
姑為公記之雖然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

軒張氏之箴備矣奚俟予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六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吳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吳之鎮也
 相傳昔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
 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
 之為物用雲雨以為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
 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儗之
 矣陝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庚戌入夏不
 雨公以農事為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
 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歛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
 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

也其何以爲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魯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年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民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故吏部左侍郎諡文莊葉公事
也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正

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參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

憲宗之世召爲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沒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慎有爲自以少知公名今獲令茲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

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爲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沒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爲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

事載於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為灋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假之以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嗚呼惜哉寬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以小兒醫預焉予嘗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於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預焉夫術業所聚多則難為名非特醫家為然而醫家之等第尤有其甚焉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吾固知其術業矣國朝設太醫院以處眾醫御藥房則在禁密中深密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屢入用藥輒奏其效初授御醫尋擢院判今上即位以例仍初官然其名固不以官得者是以以病求治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良炳在元即以醫仕其孫本道為同縣孟景暘贅壻景暘善小兒醫而沒於國初之灋既而本道亦卒有子彥斌受其醫於母蓋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於藥室而金華王文忠公記之彥斌生仲和能世其

業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為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既世其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為之詩公尚乃續舊所得楊文貞公而下數首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之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益人之生子為之保護以免於水火此特慈於家慈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於病莫不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平業之不良或反致乎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既非其人宜大為之誦歌也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為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為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罔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于朝廷令典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既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之

豈其私於孔子耶蓋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於禮亦宜而況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適陳過匡與蒲今大名古衛地也而屬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史所載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罔居人相傳以孔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教之為政其事當不誣也罔旁有廟建自前代而廢至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為之記歷歲漸久傾圮不稱今天子即位之歲屢詔有司凡古陵墓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內吳君巡按畿內憲體既振益喜咨詢問因行縣過所謂學堂罔者歎曰廟壞至此獨非有司之事乎言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某之意也遂

委知縣古吳杜啓治其事啓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
緡以爲可用卽市材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興功越月而
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杏壇若問志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
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
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
廢若子畏于匡顏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
不可乃增設其象爲六初其地隘用耆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
東西凡八畝其南北更置三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
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充祭田歲收其入爲修治之費而
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聖中子弟進致
仕教諭陝人袁佑教之於是茲岡之勝殆與古書院等故以爲
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手外以簿書獄訟爲

急者多矣視古聖賢事孰以爲意彼著于令典者尚多忽之泥
其餘乎然不知憲臣之職果止于簿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
之所繫者乎吳君惟知其然而爲此舉亦惟有若爲守如李侯
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啓之爲令經營措置不惜心力安
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教之地油然興思
其君子相慕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爲良士其小人雖所謂彊
而勇困而奸者皆化而爲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難治
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爲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於心見於事者發之於言莫過於釋易坤六
二之爻兩言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
猶以爲偏必並舉而言之蓋主敬以直其內則體立守義以方

其外則用行內外兼全體用具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為學之道無出於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有能用其言者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統百官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於切劘治道啓沃君心往往見於童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也然此皆見於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內者之有敬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於終身行之乃題其私居之堂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贊來徵為記寬謝不敏而李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其言已久何俟區區之文哉惟公為世名臣嚴望表然與古人等今上即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於致政之餘而信用之二歲間公雖以求去者數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

惟恐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阼三日欲聞藏之約行之行萬世為子孫恒者之道召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告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已武王受其言至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蓋已啓乎易之說然必以怠慾吉凶從滅為言者武王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用猶惓惓焉以是為說則公平日之所得者豈止於易所以名堂者豈止於身必欲武王其君萬世為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誌於公不知以為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窗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立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

則未嘗以醫求進故雖老儻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
又皆賢其為人非流俗所及月窗嘗為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
醫故託之醫者以治蓋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
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
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黃書求大方脈之師而學之徧既通其說
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徧復通其說乃稍出以治病亦不
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
出以治病蓋謹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寧慘然如在吾身
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
可施舉康彊怡愉熙熙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於
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
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舊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為我
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
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為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
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
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入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
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井以證其事豈若醫之為術直以不忍
人為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蓋方
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於此予感月
窗治病甚深特記其所以習醫之難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
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祿寺良醞署正蕭君光甫前知江西寧縣時有卓異之政為
部使者條奏 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郎 制詞略

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衆褒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暨於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聖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戴氏如之 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光甫將何如以報 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蕭田故族也出宋清節公子荆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少舉于鄉初授潼川州學正教灋已善作成人材修建學宮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為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番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沒鬪狼撫治為難君至適寇亂焚劫之餘掃瓦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來要路悉立城堡為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

治及諸公解更立社學以教于弟三載境內無警士民感化以內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既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闕下願復得君為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蓋聖君服滿來治也後改監縣空俗喜爭先有熊何大姓訟田至數年不決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諭于庭遂皆帖服既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旦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劫庫藏君遣人諭之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略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而監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舍百餘間居之而監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贖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祿之擢知君者以光祿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比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

有為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矣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為記蓋以見制詞之褒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 上者非冒寵渥以夸人必將陟崇階全晚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盛公所受 勅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參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 命下皆有 勅書重其行公既致仕而沒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頤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 綸音以見公為 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虞更請寬書其碑陰蓋公既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參政專督糧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廩充足邊務備舉

實稱 勅旨乃進布政使遂 召為刑部右侍郎俄調南京未行始以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適歲荒饑莩滿道公賑濟有瀆病者得食流移盡歸六郡熙然皆有更生之望循行所至不立威嚴下情赴愬悉得自達於是廣儲待均徭役諸事以次舉行必使民得實惠期至久遠而不苟於一時 朝廷方無東顧之憂而公引身去矣寬嘗竊論刑官之設莫大於司寇其尤良者如書所稱蘇公之敬刑一歲中不過能平反冤獄數人而已況為其亞而不得專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賑飢民數十萬口以免其死徙其功孰多雖盡瘁匪懈事不廢弛然與積粟至數百萬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徙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則 朝廷所以輟公東行豈知公長於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與不然何 勅旨之委任於公者重如此也且今世之人以入

朝為榮一旦遠去輒怏怏不樂事多以怠其者厲民以洩其忿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益甚計慮咨訪不異疇昔為郡縣時彼固有出於強為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切誓必得命乃已其賢於人何遠哉故因記 敕書後以著公之大節若其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隱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表然為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阡陌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於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履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

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為郡縣推擇長田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說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為喻者尚有之揠苗助長心不忘乎集義之戒也舍已芸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於荒而已蓋心苟荒則惡乘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蓋言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其澤之流於子孫者亦將享其利於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三子完宜某皆善承家完更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予曰先君無恙時欲得記所謂心耕久矣茲敢成其志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晏然處

於家庭之間而矻矻然經營乎方寸之地其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於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愈昌其徒愈盛偏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通都大郡其制特一二而美麗宏壯不能彷彿其制者常然也古田為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宮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慄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謁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為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在生民其道在

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盡報本之地而壞若是獨不有愧於其徒乎且 朝廷崇重斯道惓惓于是而不仰體 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抵學旁又若有神相之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主簿孟瑄偕瑄董其役乃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訖規制高廣迥異舊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丹雘之功尚未施也教諭周真方圖謀之適知縣屠容持檄初至曰此固吾為令者之事也遂次第成之且期學宮修葺當與廟稱其於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乏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榮遂擢 廷試高等人以為奇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於是屠君以是役當記且憲副公之功當載也乃且始末來請

惟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既度復徙之江淮間蓋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為事也在唐常袞為觀察使始設學校教之為文又能屈已以倡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校之設其有益於天下如此今國家承平歲久閩中人才固已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為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袞者之在上乎乃今得憲副公而令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為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慎能持憲體乃復畱意於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為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絕宋寶慶間縣令趙與近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真文忠公

所為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策以進士出宰其縣數舉善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為已責乃即學宮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至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晉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有專祠固不必與於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蓋昔之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於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予淺陋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於二千餘年之間一旦列於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於祖考然者此無他世不同也其為人之賢同耳賢

則他邦之人皆可祀之而況其邑之賢者乎然是賢者以道德
政事氣節文學自立於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不求當時之
知乃求後世之祀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豈有所覩於諸賢哉
亦惟申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者焉耳且曰後有賢如斯人
者將俎豆於斯一如故事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
又有在也宜興在江南為奧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游焉當拜
于祠下因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茲特記其
祠之成爾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國
朝凡數百年于此為今者因其壞輒修之然不過補罅文傾以
苟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 今天子即位改元之歲也隆

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日入學謁先聖于廟已
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
興是役不可然此寔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
以為善凡所號召爭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
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建諸生肄
業之舍為間三十若堂若齋若會饌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群賢



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爲間三十六若戟門若櫺星門若神厨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內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臨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告蓋是役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其民不堪爲慮故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爲令者之心可謂盡矣教諭盛佐訓導黃貢林靳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於是君之同年友吏部員外郎東阿劉君約率其學弟子張釗來請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濮爲衛地而朝城實其境內孔子至於是邦嘗有轍蹟焉其人旣庶而富幸辱教之之語然欲教之未有外於學校之設者故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民旣親矣則風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爲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在於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譽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產不毀鄉校卒爲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今日令之所以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資以教民亦惟察其言謹其身平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內其亦有意於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三代以前舜命契爲司徒教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而非創爲之也顧其時風俗旣厚人心不亡爲君師者猶有近於禽獸之憂世道旣降其立法爲教又當何如此學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未嘗爲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教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

有其實也惟其爲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不又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存古之名行古之實還風俗之厚復人心之正奉 朝廷之美意施郡縣之善教此固今日爲守令者之事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蓋學校者行禮講業固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視與他公署等哉嘉興在浙江爲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況於學乎況於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 國朝者見於紀載已詳堂故在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黃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其制宏敞人皆美之後五十年爲弘治癸丑學不戒于火堂若後室一旦盡燬時同知林君茂堅適署府事方圖重建已而知府侯侯珍至諭知其故曰財出於公力出於下吾爲 天子初守茲土

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改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比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佐嘗有意於此其責不在於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工屬吏董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視舊高踰數尺其制爽塏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堂上頌侯之功他日教授蕭子鵬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侯自吏部屬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爲守去蘇甚邇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於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之哉於是後數月訓導范祐及諸生姚玉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於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甍之類其數載於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產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若

子則貌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蓋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貌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曾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社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閔然足蹟

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又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許墅重造普思橋記

許墅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為吳中一大

鎮自景泰間 朝廷置分司于此舟楫益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限於官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雖嘗作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遼絕人蹟折旋猶以為不便也居民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思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蒙城劉君煥方奉 命分司于此敏而有為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獎勵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灝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勸相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言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於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甚鉅勞力甚多其利益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

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民不欲為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既欲為上之人或拂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為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鉅而勞力多不待踰歲而穹然堅厚不易為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為澤國數被水患今歲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然施予亦不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脩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某凡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為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為譙樓樓之建既久而燬宣德末

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剝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為庶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者乎民間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歛而有餘粟吾輩各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岳等贊之曰此民之情也拂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剝落者完甃石並用丹雘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為最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蓋古之人固勤

於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乎民者在是豈特為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為守義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鎮江為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國初用武多所資給當時恩詔下頌惓惓焉優卹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來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慎擇其人敦厚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

儒爲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視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場屋之間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 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崑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頽壞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正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爲參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于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 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槩視之是不知務者卽報使舉行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宗道且修學始末使諸生達冕蕭杲來請文刻石於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有失道之

主未有能廢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於此也然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於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居於鄉使習俗不變於一時用於世使德業大行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 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爲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爲間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爲間四十八周垣爲堵四百十經始於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重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重葺 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 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
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
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
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
僧德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
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
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宴息
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
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
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
山林幽絕之勝自昔嘗聞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

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
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
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
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
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為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
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為徒今年老
退歸舊隱而惓惓于茲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蓋學初
偏於西城也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
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
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按

至諸生言之君以為宜於是任丘鄺君璠以進士來為縣政令
既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
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
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
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
春功既訖教諭李某訓導某某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
家居二年見鄺君為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
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為長府之說也夫
長府之制釋者以為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
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為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
此曾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
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

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尹克
憲體固不安舉事者否則鄺君亦肯為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奇驗于人載于傳記
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為
異而以為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
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為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
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
曰瀟瀟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
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岬有巨
石二屹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每夏秋
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撥高科

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金聲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

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爲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初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益繁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絕其勢必然於是君子制爲人後之禮而絕者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絕焉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爲其族人者能無懼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徙杭有爲馬步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徙蘇而居城中樂橋之南性卿生轉運使某三傳爲復陽復陽生奕字公望詒字公達公望生存字伯承伯承生充字克美克美生

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絕至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襄字克贊者以爲懼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蓋克贊有子金金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熹序其昭穆實宜爲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卜得吉日克贊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竝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乘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育以爲後而名曰詒公達既任一日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卽命改之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無以爲後者特權一時之

宜耳今旣蒙恩改正此韓氏之幸也其事蓋百年于此而公望之後不意竟絕克贊於此汲汲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豈偶然之故哉禮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謂克贊此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嗣以續續古之人熹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瞻竹堂記

吳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車馬紛然半門固屢居也其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於庭翛然有園林之氣蓋嘗扁其軒曰可竹故賀感樓先生爲記之府君旣下世而竹固在其仲子策字德良者以爲先人所好也歲時壅澆愛護甚至意不自已乃作瞻竹堂以寓孝思介感樓之子其扈謁予請記詩人之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爲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

敢慢也然艸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
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
莊記曰壞吾一艸一木者非佳子孫蓋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產
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
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蓋在此則德良所以
瞻對之者固出於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為鄉里之賢人耳詩又
不曰瞻彼淇澳篔簹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為
德良賦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
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諡
文靖公嘗講學于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
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院扁仍賜居第于蘇州以疾命
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為書院而墳墓
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
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 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
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
命守臣卽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歸然神位虛設

實為缺典茲幸遭際 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
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 賜秩之祀典豈惟為魏氏之榮
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
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
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 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
聖朝盛典一日光賁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寬
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
起欲以其地規為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
楣復敕學士虞公為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
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
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 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
帛 內出祝詞俾有司奠讀如儀有 國朝之志者哉公之功

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安亂擾攘處于偏
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于時獨
其講學之蹟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
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郡
果足以報之乎蓋 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
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
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
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續朱
子之緒以為當列于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 詔
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
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寬之祀此亦豈以私於公哉
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朝廷頒恩詔輒令有司具節孝者來上然自建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爲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旣下士大夫爲文辭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予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爲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亡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爲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恩詔錫仕服榮身當其父沒嘗廬墓上予旣爲作聽烏軒記今其子存理以旌門銘頌賦

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一言記之蓋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綠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曰曰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茲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西方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

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蹟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旣出仕于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卽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述蓋史之所紀大畧如此綠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旣毀而遺蹟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卽其地構屋以祠先生別爲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急於風教者復以其事委之學通方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其中而以

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旣喜其志之成問以書請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此固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爲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不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臯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援於流俗爲世

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為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為士子禁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偃者當欽峯礪磽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游野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藜藿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

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韜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暴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既為書其末智韜復請曰菴未有為記者更乞書之益山之有菴相傳為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為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又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況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為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會予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寬以為宜又有圖實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據案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竝方石

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
陳玉汝也舉茗椀而回顧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
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冶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為寬
而小兒頤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
古雅亦不必侶今人而況艸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
傳于世以寬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
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
記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寬故述其人于圖後付頤藏之覽

者庶識其為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為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雄秀

王氣鬱然望而知為

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

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內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

聖心惓惓戎馬間獨以詩書為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

其地為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文教為久安長

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為鳳陽府始以監為學而其制始定當是

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 詔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

自洪武至

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

間為守者如章侯銳而上視其頽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

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陝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

稱爲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頽壞且規制多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于提學御史方君及巡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爲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茲學之修起頽爲壯易壞爲美補闕爲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爲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爲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暇者

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爲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啓之然則鳳陽有學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貫者歟今世論以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於此所謂文武淵數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其然故較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體聖心以爲此舉凡來游於此者所當知而不負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修戟門門之外爲泮池池之上爲石梁又南建櫺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齋相

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為神厨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厨東為倉亦各三間至於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己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蓋今濟南登萊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隸凡十有四信為東方大郡比歲天子命建藩國于茲繇役大興供億莫計而守適缺人吏部推擇勝其任者得昌黎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為大理屬物出治萊有聲蓋於東方土俗稔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他

守居此僅治簿書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時曰此吾為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僚佐若同知鄒儒通判張增貢舊推官陳天祥皆以為然而力贊之遂擇以弘治己未某月興功學建于國朝洪武初屢敕屢修前守之功因舊為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殿皆易以巨木堅甃丹碧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散處于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為聯使之聚居以便講學及將建雙表于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旁一日發地俄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為異事功完教授楊和等合諸生孟霽以下感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郡寄者雖切於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

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扛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蓋民病涉無甚害者苟不教則近於禽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甚矣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為教民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民傷其財侯豈為是哉青古齊地嘗辱曹參以治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是侯高居一堂東望蓋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公之言民從侯之教青之治行當為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

者莫考其蹟然水所潴輒數十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為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竝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

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

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壅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可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知縣劉珂鄜瑤縣丞竇胤主簿喻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

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艸略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為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今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惟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為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合其骨於甕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

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已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廣皆百畝有奇周植木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糧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于衆皆曰此固盛舉也奈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

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歎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子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以報其讎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上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傍觀者猶蹙額泚額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葬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甚

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若州縣即有學皆以為風化設也夫縣之置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頽而敝矣夫一器之用必求其新廟學豈特一器而已其棟宇垣牆與夫塔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壓人蹟之所踐踏虫鼠之所藏匿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為守令事曰曷不葺而新之為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徭役之調發畜

產之孳牧其事盈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繫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爲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飢饉之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爲之則爲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其人之罪也膠屬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于元至元末重修于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敞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弘治丁巳州守曹君嵩以名進士爲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于茲始至入學謁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孰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

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于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卽境內牢艾二山伐木斲石輦載並至更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廡齋厨亦增于舊合五十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于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廣庭徧植嘉樹辛酉八月工告完初君興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爲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茲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爲州旣新廟學踰歲再孰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

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及之若夫施教于斯講學于斯仰瞻于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為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為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師生嘿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內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為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畱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酋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

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
至于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
有日也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溫為上郡非以其物產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
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
固有之苦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內而無待於外
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蓋自宋濂溪周子默契
道體繼孔孟之學于千載之上一傳而為河南程子四傳而為
新安朱子並朱子而生者為廣漢張子皆衍濂溪之學于百歲
之下者道學既傳海內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
笈樞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為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

喜之事辯質性命不惑於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
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溫之士
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蹟以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二人噫可謂
盛矣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焜耀者
郡中尚能道之顧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
見於諸書者昭然猶在有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
鄧侯受 命而來凡所以惠平民者既無不至間考諸書竦然
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茲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
有善尚當表揚之況多賢如魯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
之況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
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為
書院作堂若干間中奉四先生旁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

斯置其氣貌若相接其聲歎若相聞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於斯者居之其規約大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事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京事畢偕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產惟子游一人自吳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於中國者亦唯陳良一人自楚而至惟溫去闕頗邇其人學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則遠矣何程明諸賢之多不減於閩耶吾是以益歎其盛非特當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爲此舉固出於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蓋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挹其清夷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清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爲俎豆其間哉侯名淮字安濟

舉進士爲吾所取士雅知其賢其爲此吾固嘉其非俗吏可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爲畿內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爲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稅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爲諸縣冠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安不足爲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下惟行事舉輒立君固知民之可使也初君來爲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坐列促迫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

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蔓草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
一旦召陶工治為瓦甃計材物已具始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
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皆應
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
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
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二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
之前建屋三楹廣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
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于人至是亦無
不備縣有學見於 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修于 本朝永樂
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于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
祥譚綾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
韶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具事實遣諸

生蔡環張睿走京師求文刻石于為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
者已久既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每喜為道之及此舉官不
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于仁愛之意尤事之
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
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禹臯陶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
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于上者
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
不盡然者管寧生於魏武攸緒生于周是也夫二子雖生于亂
世而不為亂世之用當綱常既淪而節義獨立天其于一人之

身明斯理之未已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意可也夷狄亂華世固
有之或倣擾乎一時或偏據乎一方未有歷百年合九州偃然南
面使生民盡變而為左衽如胡元之盛者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
生于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貌焉不
滿其風節孤峻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
則善蓋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
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容若不為
異至於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卒葬容城祠墓固在
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直隴起者三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
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為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為之記
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艸棘中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
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

倫來為縣以先生為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生
之遺蹟忍觀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
樂于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象而俎豆
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廢久而學改為神
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于今典此不已瀆乎乃
改建書院于是知禮者以為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
彥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
績至京為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寬少居鄉則慕先生之為人
今書院之役即欲為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為先生辱君起謝曰固
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為也會君以政績著聞有召命將去任
卒強書之蓋先生之高特之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為國之諱不敢
顯言耳予則何慮于此雖然先

生之所爲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既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藁城安默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茲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于家作兩山之樓日登眺其上及召起爲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鴈蕩爲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蓋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總右有山曰大夢而樓適居其間故名爾其知

之深者曰先生所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蓋總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與曾祖處士之墓在馬大夢山其祖侍郎府君祖母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淑人之墓在馬嶺盼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者蓋悠然而白雲生若覩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總夢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鴈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于再三天子知先生爲賢師重其去不卽允從先生以私情未遂也謂覽曰兩山樓未有記願書之以解吾之思寬與先生同年而加衰繫官于朝歸亦未得孤露餘生不勝丘壠之感也乃強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
築臺作門作廐悉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蓋築與作
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於子產不毀鄉校則列
國有學特於不毀見之 皇朝之興百四十年文教播于天下
雖邊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舛略
弗備後之為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頽頽待其身如寓客漫不
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侵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戾而去人
以是懲不復為意可歎也順慶為四川屬府知府沈侯以南京
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為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
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序尤惓惓于風化以
學校為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不稱已有改作意
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整

完蓋歷四年而工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
人心和而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
其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為鄉人
重侯之賢久矣觀其為政出於俗吏可喜敢不書蓋其學前為
明倫堂次會饌堂次號房皆偏而卑隘顧其後有隙地可展為
基乃悉撤去故居特明倫堂如故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
立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 御書樓東西兩偏
各立號房四聯聯為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
相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廚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
也若廟之南有櫺星門故以木為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廚
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為門而
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廚庫於東廡後之東北此廟

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鼎新而建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
秩綵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
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頽尤甚侯復以
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互遷以合于禮道塗之改
築以便于行作書院于郊外以為憩息之地造公館于路次以
為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墮
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卷之四